

波蘭收容與處置烏克蘭難民之初探

李泓儀

前言

在烏克蘭與俄羅斯的戰事爆發後，受到戰火影響的烏克蘭居民們被迫離開原先的故土。在烏俄戰爭下，波蘭對於烏克蘭難民的收容與處置，主要是以波蘭自 2015 年至今的難民政策為基礎。烏克蘭難民的湧入與其對於波蘭政治、經濟和社會產生了影響，本文針對為何身為歐盟成員之一的波蘭在同一歐盟框架下卻產生了歧異作法，同時分析在波蘭因應國內情勢來調整對烏國難民的協助時，為何波蘭是烏克蘭人民避難的第一選擇。透過此研究，筆者想瞭解波蘭收容與處置烏克蘭難民的背景因素。

2022 年 2 月 24 號，俄羅斯宣告以「去納粹化」和「去軍事化」為名對烏克蘭展開了其名為「自衛」實為入侵的戰爭。在戰爭爆發後，原本就命運多舛的烏克蘭人民，已經回不去可以和家人朋友溫馨共處的舊時光，他們被迫踏上滿地荊棘的逃難之路。在此情況下，鄰近烏克蘭的中東歐諸國紛紛對烏克蘭伸出援手，並且在不同程度上對於烏克蘭提供了各

式各樣的協助。不過在看似溫馨的歐洲盟友們互助時，也帶有不同觀點的聲音出現。匈牙利開第一槍，表示並不會提供協助（張家銘，2022）。此外，當初白俄羅斯炒作的中東難民議題也浮上檯面成為話題。為什麼中東歐諸國，尤其是波蘭，對於烏克蘭難民和對於中東難民的態度相去甚遠呢？

波蘭與烏克蘭的共享歷史和烏克蘭民族認同

波蘭及烏克蘭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569 年，波蘭王國及立陶宛大公國簽署盧布林聯合（Union of Lublin）的共主聯邦條約。實際上在簽署條約的路上並不是一路順遂，在眾議院（sejm）開會初期，雙方因為爭論波蘭人在立陶宛大公國佔有土地的權利而鬧得十分不愉快。立陶宛主權的擁護者，米科瓦伊·拉齊維烏帶領來自立陶宛的貴族退場，導致齊格蒙特二世·奧古斯特宣布將波德拉謝（現波蘭領土）、沃里尼亞（現烏克蘭領土）以及基輔（現烏克蘭首都）劃入波蘭王國的領土。隨後，布拉茨拉夫（現

烏克蘭領土)和波多里亞東部(現全境為烏克蘭領土)也劃入波蘭。雖說這些土地在當時皆屬於立陶宛大公國,不過當地居民多為烏克蘭人,也是自從這一刻種下了烏克蘭人和波蘭人後續衝突的種子。(Snyder, 2023)

在盧布林聯合後,這些被劃入波蘭的烏克蘭領土獲得很大程度的發展,同時也伴隨著不少波蘭貴族、猶太人以及有別於烏克蘭人信仰的天主教神職人員來到此地。由於波蘭人在政治文化上擁有主導地位,故當地保留東正教傳統的小貴族和羅斯王公們時常遭遇信仰天主教的波蘭人歧視與排擠(何風, 2020)。1772-1795年以凱薩琳大帝為首的瓜分波蘭中,聶伯河右岸的烏克蘭納入俄國版圖。現今烏俄戰爭中成立親俄政權的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皆在聶伯河右岸,目前雙方戰況激烈的扎波羅熱及馬里烏波爾也皆位於聶伯河右岸。

之後除了加利西亞由哈布斯堡家族統治外,西烏克蘭基本上由俄國人統治。不過西烏克蘭的貴族大多信奉東儀天主教(遵循拜占庭禮),還有不少信仰天主教的波蘭人,這也造成相較於東烏克蘭居民,西部人對於東正教和俄羅斯認同較低。俄國採取壓制烏克蘭語的政策也並未獲得成功,反而促使浪漫主義在烏克蘭瀰漫,民族詩人和民族運動開始

蓬勃發展。加利西亞地區由於哈布斯堡統治寬鬆,逐漸發展成為烏克蘭民族運動的中心。而俄羅斯帝國也積極想要壓制烏克蘭和波蘭的民族運動,並否認除俄語外有其他的斯拉夫語存在,這一點也給了烏波兩國一個共同敵人。(盧克瓦斯基, 2011; 洪茂雄, 2020)

波蘭和烏克蘭的樑子

在俄羅斯帝國政權風雨飄渺之際,二月革命燃起的火苗也飄散到了烏克蘭,布爾什維克人意圖趁虛而入,1918年1月烏蘇戰爭爆發。戰火延燒兩年後,波蘭第二共和國與烏克蘭人民共和國簽訂《華沙條約》,互相承認對方,並劃定雙方邊界以共同抵抗來自東邊的紅色帝國。烏波聯軍曾一度逆轉頹勢,不過隨後依然不敵紅色洪流的進攻。波蘭第二共和國當權者也選擇背棄烏克蘭人,自行與蘇俄達成媾和,簽訂《里加條約》。自此,這是波蘭人和烏克蘭人所結下的第一個樑子。1922蘇聯成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為蘇聯創始國之一。1932-1933集體農莊政策導致烏克蘭大飢荒造成三百萬人非自然離世。1939年時,納粹德國與蘇聯簽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瓜分波蘭,原屬波蘭人的加利西亞與烏克蘭併入。這是波蘭人與烏克蘭人所結下的第二個樑子。

1941 年蘇德戰爭爆發，由於烏克蘭是蘇聯離德國最近的灘頭堡，雙方戰鬥異常激烈，基輔戰役蘇聯約折損接近七十萬士兵，德國佔領烏克蘭全境。即使兩大強權打得不可開交，烏克蘭人想要獨立的火苗也從未熄滅。烏克蘭的反抗組織甚至和波蘭人一起對抗德蘇兩大敵人，但烏克蘭的反抗組織也不是全然同調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OUN）組織是一支極端派的反抗組織，利用暴力手段來獲得獨立地位。當德國人的鋼鐵洪流來到沃里尼亞時，OUN 選擇與納粹合作，成為烏克蘭的治安維持者，裝備德國武器以及受德式訓練。這支部隊還與黨衛軍一起將原先住在此地的約二十萬名猶太人殺害，並從此屠殺中汲取經驗，在 1943 年時展開了針對波蘭人的滅絕暴行。（Rudling, 2011）

波蘭對於烏克蘭難民比較包容之分析

當 2015 年歐洲難民潮達到高峰，歐盟出台的「難民配額」計畫就遭到波蘭右翼法律與公正黨（PiS）強烈反對，並且將之成為選舉工具，揮舞著反移民的大旗，成功奪得執政權。奪得政權後也抨擊歐盟的配額計畫，使波蘭社會逐漸走向封閉和排外。2021 年時波蘭與白俄羅斯邊境爆發了難民危機，有報導指出，白俄羅斯和人蛇集團合作，有計劃的引入

來自中東的難民到白俄羅斯，再以協助他們突破歐盟邊界管制為糖衣，實為將這群中東難民「工具化」，當作是拿來反擊歐盟制裁的手段（轉角說，2021）。盧卡申科趁機炒作難民議題，他利用此次事件來告訴世界歐盟所謂的普世價值是虛偽又雙標。但盧卡申科並未得逞，因為右翼的波蘭執政黨不僅沒有開放邊界，反倒是在當年九月初宣布邊境的特定區域進入「國家緊急狀態」，除原居民外，只有軍警和邊境管制人員可以進入。甚至架設鐵絲網和增派一萬五千名軍人至邊境協助巡邏與管制。（徐曉強，2021）

但在 2022 年 2 月 24 日，波蘭政府作出了一個與當時完全顛倒的做法，向烏克蘭難民伸出援手。波蘭各地的安置站都擠滿了從烏克蘭避難的人們，當地民眾也將自己家中的空房等讓出來給難民使用。波蘭從上到下舉國都以實際行動展現出人道主義的落實，贏得國際之間的掌聲和讚美（Moise & Kriesi, 2023）（甄梓鈴，2018）。波蘭在烏克蘭難民議題上展現的積極性和對來自中東的難民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可以歸納出數個原因。其一，烏克蘭難民和中東難民的雖然都是一樣失去了原先住在家園的機會，但兩者形成的過程不盡然相同，例如流離失所的原因、難民危機發生的時間和人數等等。在兩者數量

上，烏克蘭難民在最高峰曾達 690 萬人，但已有超過 230 萬人已回到烏克蘭，至今餘約 380 萬人左右分佈在諸國。中東難民從 2011 年敘利亞內戰至今，人數約在 680 萬人左右，但僅有約 31 萬人回到中東。（張景安，2022，p. 67）

其二，在人口結構上也有蠻大的差異，烏克蘭難民接近半數都是婦女及幼童，引用最大的烏克蘭難民收容國波蘭的數據，18 至 65 歲男性只佔了 3.8%，65 歲以上的也佔不到四分之一。中東難民最大收容國的土耳其來說，18 歲以下的人佔了 45.3%，男女比例幾乎相等。若以這一觀點去分析，中東歐各國對於烏克蘭難民的看法更傾向於烏克蘭人是因為戰爭的直接侵略而失去家園，這些婦女是帶著幼童們來此暫時避難的，並沒有要就此留在這裡（張景安，2022，p. 68），因為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頒布的命令指出，這群婦孺的丈夫和爸爸們依然在烏克蘭的前線為了身後的母國與敵人奮戰。再加上婦孺與成年男性或 18 歲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相比，本來就比較容易被一個社會所接納。政治考量也是中東歐國家在這次烏克蘭難民議題上表現出積極態度的原因之一。

2015 年歐洲難民危機達到高峰時，同時超過 100 萬來自中東和非洲的難民試圖跨越

地中海進入到歐盟境內尋求庇護，當時波蘭、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等中東歐國家都選擇拒不配合，表達他們反對歐盟的難民配額計畫（GLOBSEC, 2023）。綜上所述，相對於中東與非洲難民，波蘭對於烏克蘭難民採取比較包容的態度，其原因分析大概如下：第一點，民族差異性太大。第二點，宗教信仰的不同。第三點，價值觀的差異。以上即是波蘭，乃至其他中東歐國家對中東難民與烏克蘭難民收容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

參考文獻

- 何風(2020)，淺析波蘭“黃金時代”的興衰。中國社會科學報，203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017015158/http://cass.cssn.cn/xueshuchengguo/xscg_lsyjy/202011/t20201102_5210381.shtml
- 徐曉強(2021, November 25)，白羅斯與波蘭邊境的難民「灰帶衝突」如何落幕？北約或許是唯一解方。關鍵評論 THENEWSLENS。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59389/fullpage>
- 洪茂雄(2020)，波蘭史：譜寫悲壯樂章的民族。三民書局
- 張家銘(2022, July)，清流雙月刊 NO.40：俄烏大戰啟示錄：難民援助與國際秩序：中歐國家的觀點及其啟示。法務部調查局。
<https://mjib-ebook.com/MJIB/no40/index.html>

張景安 (2022, July) , 同病相憐但命運相異
比較敘利亞和烏克蘭難民之發展 1 Same
Boat Different Dates: Comparison of the De-
velopment of Syrian and Ukrainian Refugees.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

[https://gi-
oip.nchu.edu.tw/File/Userfiles/0000000033/f
iles/C3-
%E5%BC%B5%E6%99%AF%E5%AE%89.
pdf](https://gi-oip.nchu.edu.tw/File/Userfiles/0000000033/files/C3-%E5%BC%B5%E6%99%AF%E5%AE%89.pdf)

甄梓鈴 (2022, May 18) , 同為難民, 兩種命
運: 為何波蘭只接納烏克蘭難民? 轉角國
際 Udn Global.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
sion/story/8663/6319889](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6319889)

盧克瓦斯基·扎瓦德斯基 (2011) , 波蘭史。
東方出版中心。

轉角說 (2021, November 12) , 混合戰的條件:
白俄「人造難民潮」如何發動? 怎麼反擊?
轉角國際 Udn Global。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
sion/story/8663/5886419](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5886419)

GLOBSEC, Ukrainian Refugees in Visegrad
Countries: Societal Attitudes and Challenges
of Accommodating People Fleeing the War.
(2023, March) .

[https://www.globsec.org/sites/default/files/20
23-
03/Ukrainian%20refugees%20in%20Visegra](https://www.globsec.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3/Ukrainian%20refugees%20in%20Visegra)

[d%20countries%20-
%20Societal%20Attitudes%20and%20Chall
enges%20of%20Accommodating%20People
%20Fleeing%20the%20War%20v5%20web.
pdf](https://www.globsec.org/sites/default/files/2023-03/Ukrainian%20refugees%20in%20Visegrad%20countries%20-%20Societal%20Attitudes%20and%20Challenges%20of%20Accommodating%20People%20Fleeing%20the%20War%20v5%20web.pdf)

Moise, A. D., Dennison, J., & Kriesi, H. (2023,
November 17) . What Makes Ukrainian Ref-
ugees Different from Other Refugees in the
Eyes of Europeans? LSE Blog.
[https://blogs.lse.ac.uk/eu-
roppblog/2023/11/17/what-makes-ukrainian-
refugees-different-from-other-refugees-in-
the-eyes-of-europeans/](https://blogs.lse.ac.uk/europpblog/2023/11/17/what-makes-ukrainian-refugees-different-from-other-refugees-in-the-eyes-of-europeans/)

Rudling, P. A. (2010) . The OUN, the UPA and
the Holocaust: A Study in the Manufacturing
of Historical Myths. The 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2107.
[https://carlbeckpapers.pitt.edu/ojs/in-
dex.php/cbp/article/viewFile/164/160](https://carlbeckpapers.pitt.edu/ojs/index.php/cbp/article/viewFile/164/160)

Snyder, T. (2023, July 14) , 《民族重建》:
烏克蘭人和波蘭人的敵人都是共產蘇聯和納
粹德國, 卻在戰爭中相互敵對 (翁世航, Ed.;
盧靜, Trans.) 。關鍵評論 THENEWSLENS.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
cle/187609/fullpage](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87609/fullpage)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大學部學
生; 鄭得興指導,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中東歐研究中心執行長。)